

20世紀 中國 名家中篇小說精品

主編：周介人

顧問：王蒙 茹志鵑 白桦 劉心武 邵燕祥



廣州出版社

二十世纪中国名家中篇小说精品

(下)

顾问:王蒙 茹志鹃 白桦 刘心武 邵燕祥

主 编 周介人

副主编 奚愉康

广 州 出 版 社

粤新登字16号

责任编辑 何祖敏

封面设计 仲 马

20世纪中国名家短篇小说精品

周介人 主编

广州出版社 出版
发 行

(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

广东花都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46.8印张 18插页 118万字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册

ISBN7—80592—458—9/I.145

定价：62元

王安忆

小鲍庄(979)

贾平凹

商州初录(1062)

阿 城

棋王(1114)

张 炜

秋天里的愤怒(1150)

马 原

虚构(1249)

叶 兆 言

追月楼(1295)

苏 童

妻妾成群(1339)

王安忆

王安忆（1954— ），代表作有《本次列车终点》、《流逝》、《69届初中生》、《小鲍庄》、《香港的情与爱》、《叔叔的故事》、《长恨歌》等。

小 鲍 庄

引 子

七天七夜的雨，天都下黑了。洪水从鲍山顶上轰然地直泻下来，一时间，天地又白了。

鲍山底的小鲍庄的人，眼见得山那边，白茫茫地来了一排雾气，拔腿便跑。七天的雨早把地下喧了，一脚下去，直陷到腿肚子，跑不赢了。那白茫茫排山倒海般地过来了，一堵墙似的，墙头溅着水花。

茅顶泥底的房子趴了，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，玩意儿似的。

孩子不哭了，娘们不叫了，鸡不飞，狗不跳，天不黑，地不白，全没声了。

天没了，地没了。鸦雀无声。

不晓得过了多久，象是一眨眼那么短，又象是一世纪那么长，一根树浮出来，划开了天和地。树横飘在水面上，盘着一条长虫。

还是引子

小鲍庄的祖上是做官的，龙廷派他治水。用了九百九十九天时间，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工，筑起了一道鲍家坝，围住九万九千九

百九十九亩好地，倒是安乐了一阵。不料，有一年，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雨，大水淹过坝顶，直泻下来，浇了满满一洼水。那坝子修得太坚牢，连个去处也没有，成了个大湖。

直过了三年，湖底才干。小鲍庄的这位先人被黜了官。念他往日的辛勤，龙廷开恩免了死罪。他自觉对不住百姓，痛悔不已，扪心自省又实在不知除了筑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做法，一无奈何。他便带了妻子儿女，到了鲍家坝下最佳的地点安家落户，以此赎罪。从此便在这里繁衍开了，成了一个几百口子的庄子。

这里地洼，苇子倒长得旺。这儿一片，那儿一片，弄不好，就飞出蝗虫，飞得天黑日暗。最惧怕的还是水，唯一可做的抵挡便是修坝。一铲一铲的泥垒上去，眼见那坝高而且稳当，心理上也有依傍。天长日久，那坝宽大了许多，后人便叫作鲍山，而被鲍山环围的那一大片地，人们则叫作湖。因此别处都说“下地做活”；此地却说“下湖做活”。山不高，可是地洼，山把地围得紧。那鲍山把山里边和山外边的地方隔远了。

这已是传说了，后人当作古来听，再当作古讲与后后人，倒也一代传一代地传了下来，并且生出好些枝节。比如：这位祖先是禹的后代，于是，一整个鲍家都成了禹的后人。又比如：这位祖先虽是大禹的后代，却不得大禹之精神——娶妻三天便出门治水，后来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家。妻生子，禹在门外听见儿子哭声都不进门。而这位祖先则在筑坝的同时，生了三子一女。由于心不虔诚，过后便让他见了颜色。自然，这就是野史了，不足为信，听听而已。

—

鲍彦山家里的，在床上哼唧，要生了。队长家的大狗子跑到湖里把鲍彦山喊回来。鲍彦山两只胳膊背在身后，夹了一杆锄子，不慌不忙地朝家走。不碍事，这是第七胎了，好比老母鸡下个蛋，不碍事，他心想。早生三个月便好了，这一季口粮全有了，他又想。不

过这是作不得主的事，再说是差三个月，又不是三天，三个钟点，没处懊恼的。他想开了。

他家门口已经蹲了几个老头。还没落地，哼得也不紧。他把锄子往墙上一靠，也蹲下了。

“小麦出的还好？”鲍二爷问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屋里传来呱呱的哭声，他老三家里的推门出来，嚷了一声：“是个小子！”

“小子好。”鲍二爷说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“你不进来瞅瞅？”他老三家里的叫她大伯子。

鲍彦山耸了耸肩上的袄，站起身进屋了。一会儿，又出来了。

“咋样？”鲍二爷问。

“就那样。”鲍彦山回答。

“起个啥名？”

鲍彦山略微思索了一下：“大号叫个鲍仁平，小名就叫个捞渣。”

“捞渣？！”

“捞渣。这是最末了的了，本来没提防有他哩。”鲍彦山惭愧似地笑了一声。

“叫是叫得响，捞渣！”鲍二爷点头道。

他老三家里的又出来了，冲着鲍彦山说：“我大哥，你不能叫我大嫂吃芋干面做月子。”说完不等回答，风风火火地走了，又风风火火地来了，手里端着一溜小麦面，进了屋。

“家里没小麦面了？”鲍二爷问。

鲍彦山嘿嘿一笑：“没事，这娘们吃草都能变妈妈。”此地，把奶叫作了妈妈。

大狗子背了一箕草从东头跑来：“社会子死了！”

东头一座小草屋里，传出鲍五爷哼哼唧唧的哭声，挤了一屋老娘们，唏唏嘘溜地抹眼泪甩鼻子。

“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咋老不死啊！你咋老活着，活个没完，活个没头。你个老绝户活着有个啥趣儿啊！”鲍五爷咒着自个儿。

他唯一的孙子直挺挺地躺着，一张脸蜡黄。上年就得了干癆，一个劲儿地吐血，硬是把血呕干死的。

“早起喝了一碗稀饭，还叫我：‘爷爷，扶我起来坐坐。’没提防，就死了哩！”鲍五爷跺着脚。

老娘们抽嗒着。

队长挤了进来，蹲在鲍五爷身边开口了：

“你老别忒难受了，你老成不了绝户，这庄上，和社会子一辈的，‘仁’字辈的，都是你的孙儿。”

“就是”。

“就是啊！”周围的人无不点头。

“小鲍庄谁家锅里有，就少不了你老碗里的。”

“我这不成了吃百家饭的了吗？”鲍五爷又伤心。

“你老咋尽往低处想哇，敬重老人，这可不是天理常伦嘛！”

鲍五爷的哭声低了。

“现在是社会主义，新社会了。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，咱庄上，你老见过哪个老的，没人养饿死冻死的！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就是啊！”

鲍五爷抑住啼哭：“我是说，我的命咋这么狠，老娘们，儿子，孙子，全叫我撵走了……”

“你老别这么说，生死不由人。”队长规劝道。鲍五爷这才渐渐地缓和了下来。

二

鲍山那边，有个小冯庄。庄上有个大闺女，叫小慧子。60年，跟着她大往北边要饭，一去去了二三年。回来时，她大没了，却多了

个二岁的小小子，说是路边上拾来的。她就叫他拾来，他就叫她大姑。于是，渐渐的，一庄子人都改口叫大姑了。大姑一辈子没嫁人，守着拾来过。大姑疼拾来，疼亲儿似的。拾来吃稠的，大姑喝稀的；拾来穿新的，大姑穿补的。只见大姑对拾来翻过一次脸，倒也不是为什么大事。拾来不知从哪翻出个货郎鼓，坐在门口摇着耍，大姑劈手夺过去，给了他一耳巴子。多少好东西叫拾来糟蹋了，大姑也不心疼，也不知这货郎鼓是金打的，还是银打的。倒是有些蹊跷。还有一桩蹊跷事。有一天，几个媳妇姊妹坐在一堆晒太阳纳鞋底，拾来走过来，一头钻进大姑怀里，伸手就掀她的褂子前襟。大姑脸变了，推开拾来，站起身拾了板凳就朝家走，留下拾来呆站着。媳妇们逗拾来：

“想吃妈妈？找你娘去，这是你姑啊！”

拾来扁扁嘴，要哭又没哭。

渐渐的，庄上传出一个怪话，说的什么怪话，从不叫大姑听见，倒是常常有人去问拾来：

“拾来，你大姑那货郎鼓找来让我耍耍可管？”

“拾来，你大姑的妈妈你吃过吗？”

“拾来，你大姑……”

拾来虽小，却晓得问的不是好话，倒不回去向大姑学嘴，只是一味地沉默。问的人便越发觉着蹊跷，越发地要问。

拾来阴沉沉地看着他，然后一声不作地走了。于是，人们更加觉着这一大一小共同保守着一个什么秘密。而拾来则变得孤寂起来，尽力躲着人，和一切人疏远着，只与他大姑接近。

就这样，大姑带着拾来过。到如今，大姑老了，没人上门提亲了；拾来大了，长得又高又大，堂堂一条汉子，干活拿九分五的工了。住的还是大姑她大盖的那间小屋，快趴到地底下去了，拾来要弯下腰才能进门。屋里黑洞洞的，一眼两块砖大的窗，冬天塞团草，夏天把草投了。灶底下是张案板，案板边上是一张床，床板上一领凉席，凉席上一个枕头一条被。拾来大了，一头睡不下了，大姑缝

了个布口袋，塞进麦穰，又做了个枕头。一人一头睡。大姑抱着拾来的脚丫子睡，拾来的脚丫子一直伸到大姑暖暖的怀里，心里才觉着踏实，不一会儿就睡过去了。

初春的夜里，拾来觉着有点燥热，忽然睡不着了。一双脚搁在大姑的怀里，暖暖的，软软的。他轻轻地动了一下脚趾头，脚趾头触到了一个更加柔软的地方，他头皮麻了一下，不敢再动了。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风吹进窗洞，窗洞里的草“啦啦啦”轻响了一下。他试探着又动了一下脚，想离那柔软远一些，不料他的脚在那柔软暖和中陷得更深了。拾来这才发现，他的脚是在一个温暖的峡谷里。这双脚已经在这峡谷里沉睡了十五年了。他感觉到那峡谷最底层，最深处，有一颗心在跳动。风吹进窗洞，轻轻地响了一声。

第二天早起，拾来眼皮子耷拉着喝稀饭，不吭一声。大姑问他：“怎么啦？哪儿不好过？”

他不说话。

大姑去摸他的脑门。

他一扭头，让开了。

中午，大姑烧开了锅，才见他扛了个凉床架子回来了。问他从哪扛来的，他不吱声，闷着头，扯绳子网床。

夜里，他自个儿睡在凉床上，枕着枕头，裹着一床破棉絮，缩成了一团，直到下半夜才慢慢伸展开来。他梦见自己的一双脚又搁进了温和的峡谷里，岂不知大姑把棉被给他盖上，自己和衣蹣了一宿。

三

鲍仁文缠定了老革命鲍彦荣，要了解他的生平，以著成一部长篇小说。题目已经起定，就叫作《鲍山儿女英雄传》。老革命这一生尽管有过几日峥嵘岁月：跟着陈毅的队伍打了好几个战役，可真是九死一生，眼下每月还从民政局领取几元津贴，可他极不善于总结

自己，也一无自我荣耀的欲望。他最关心的是一家六、七张口，如何填得满。见了鲍仁文成天拿了个本本问那早已作了古的事，而且问了一遍又一遍，心下早已烦了。想起身而去，又经不住鲍仁文烟卷的笼络。十分的折磨。

“我大爷，打孟良崮时，你们班长牺牲了，你老自觉代替班长，领着战士冲锋。当时你老心里怎么想的？”鲍仁文问道。

“屁也没想。”鲍彦荣回答道。

“你老再回忆回忆，当时究竟怎么想的？”鲍仁文掩饰住失望的表情，问道。

鲍彦荣深深地吸着烟卷：“没得功夫想。脑袋都叫打昏了，没什么想头。”

“那主动担起班长的职责，英勇杀敌的动机是什么？”鲍仁文换了一种方式问。

“动机？”鲍彦荣听明白了。

“就是你老当时究竟是为什么，才这样勇敢！是因为对反动派的仇恨，还是为了家乡人民的解放……”鲍仁文启发着。

“哦，动机。”他好象懂了，“没什么动机，杀红了眼。打完仗下来，看到狗，我都要踢一脚，踢得它嗷嗷的。我平日里杀只鸡都下不了手，你大知道我。”

“这是一个细节。”鲍仁文往本子上写了几个字。

“大文子，你赔了这么多功夫，还搭上烟卷，是要干啥哩？”他动了恻隐之心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我要写小说。”鲍仁文回答他。

“小说？”

“就是写书。”

“是民政局让你写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公社要你写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给谁写的呢？”

问到了文学的目的，鲍仁文作难了。这是历代多少大文豪争辩不清的问题，他小小的鲍仁文作何回答。他只草草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自己想写呢！”

“写成书能得钱吗？”老革命锲而不舍地问道。

“没得钱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了，稿费取消了。”鲍仁文耐着性子解释道。

“那你图啥？”又回到了“文学的目的”的问题上。

鲍仁文不再回答，只是微笑了一下，笑得有点忧郁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：

“我大爷，你老再说说涟水战役可管？”

鲍彦荣沉默了一会儿，从兜里摸出烟袋。

“你老吸这个。”鲍仁文递上烟卷。

“我还是吸这个过瘾。”鲍彦荣执意不接受烟卷，他忽然觉着自己在小辈面前做的有点不体面。

鲍仁文只得自己点了一支吸起来。

烟雾缭绕着一盏油灯，一点火光跳跃着，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鬼似的乱扭着。

影子在霉湿的墙上扭着，忽而缩小，忽而扩张起来，包围住整个屋子。人坐在影子底下，渺小得很。

“我要写一本书。”他心想。他在县中念了二年，晓得苏联有个高尔基，没上过一天学堂，结果成了大作家；他有一本《创业史》，听说那作家是在乡里的；他有一本《林海雪原》，听说那作家是个行伍出身，不识几个字的……古今中外，无穷的事实证明，作家是任何人都能做得的，只要勤奋。“勤奋出天才”，他写在自家床头。

他没日没夜地写着，写在中学里没用完的练习本上，写了有几厚本了。他大他娘要给他说明媳妇，他也拒绝了。先著书，后成家，这也是他的座右铭，记在了心里。

人家叫他“文疯子”，这里有着几重的意思。一是他的名字叫仁

文；二是他这个疯子是文的，而不象鲍秉德家里的，是武的，耍起疯来几个男人也弄不了她；三是这“文疯子”的“文”里还有着一层“文章”的意思。

面对大家善意的讥讽，他不动声色，心里想着他记在本子上的又一句话：“鹰有时飞得比鸡低，而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。”

四

牛棚里，孤老头子鲍秉义坐在凉床上，唱花鼓戏：

“关老爷门口字两行，古人又留下劝人方。这一字出马一杆枪，二字上横短来下横长。三字立起来象川字，四字好比四堵墙……”老革命鲍彦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听得出神。

鲍彦山家老大建设子替他喂牛，铡齐的麦穰子填进槽，刷啦啦的响。

鲍秉义打小跟一个戏班子唱戏，卖过嘴，叫族里人瞧不起。老了，回来了。孤身一人去，孤身一人回。问他在外成过家吗？他微微一摇头。有多事的人，给他说过几回寡妇，他还是微微一摇头。

后来，传出一个怪话，说他在戏班子里，和那挂头牌的女角儿相好了，那女戏子又把他甩了。还有个怪话，说他对东头鲍彦川家里的有点意思。鲍彦川死了有四年了，他家里的拖了四个孩子，再嫁也是难。只不过，都是一族里的，论起辈份来，鲍彦川家里的该叫鲍秉义叔，是想也不敢想的。

如今，他单身一人，就让他喂牛，住在牛棚，他有落角处了，牛也有照应了。

虽瞧不起他干的那行当，可大人小孩都爱听他唱，都叫他作唱古的。一段曲儿能唱遍上下五千年的英雄豪杰：

“一字出马一杆枪，韩信领兵去见霸王。

霸王逼在乌江死，韩信死在历未央。

写个二字两条龙，王母娘娘显神通。

花果高山摆下阵，水帘洞里捉妖精。

写一个三字三条街，陈世美求官未回来。

家里撇下他的妻，怀抱琵琶又上长街。

……”

一把坠子吱吱嘎嘎地拉着过门。

五

捞渣满地乱爬了。小脸儿黄巴巴的，一根头毛也没有，小鬼似的。就是笑起来的模样好，眼睛弯弯的，小嘴弯弯的，亲热人，恬静人。大人们说他看上去“仁义”。

他没得什么吃，只有他娘的奶。他娘象头老牛——他大说的，吃什么都能变成妈妈。开始是吃红芋，后来红芋也不能吃净的了，要掺红芋秧子。

他大哥建设子过年十九了，还没说上媳妇。媒人还没进门，就吓回去了。黑洞洞的三间屋，给水泡松了，眼看着就要瘫成一堆烂泥。屋里两块床板，两床棉花套子破成渔网了。

这天，门前来个打莲花落子要饭的，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小丫头，尖尖的下巴颏，圆圆的一对眼睛。他大姐抱着捞渣站在门前玩，那小妮子站定了，打响莲花落了。滴溜溜的打了一转，才开口唱道：

“这大嫂，实在好，抱小孩，也不闹……”

他大姐还没过门呢，涨红了脸，唾了一声，进屋去了。他娘却乐了，觉着这妮子鬼得喜人，从大锅里舀了一瓢稀饭给她喝。她不喝，倒在一个大瓷碗里，说要端给她娘喝。

“你娘在哪哩？”他娘问。

“在庄东头大柳树底下，有病了。”小丫头说着走了。

他娘一顿饭吃得不踏实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象是搁进了一桩事。吃罢饭，她把锅撂下，又盛了一满碗稀饭，抓了两张煎饼，往庄东头去了。

庄东头大柳树是小鲍庄最高的地方，那年夏天，下了九天九夜的雨，一整个庄子，全淹在水里，只露出大柳树的梢，一丛子草似的，停了几十只老鼠。

柳树下果然靠了个病病歪歪的女人，腊黄的脸皮。小妮子偎在她身边自己给自己梳大辫。干巴巴猴儿似的人儿，倒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。鲍彦山家里的往这娘俩身边一蹲，摸摸丫头的辫子，说：

“早年，我也有这么一头好头毛。那时，只扎一根独辫子，这么长一段红头绳。”她将手指伸成一扎。

后半晌，有人看见鲍彦山家里的，带着外乡人模样的娘俩，往家去了。过了二日，那女人脸色滋润了一些，走了。小闺女留下了。每日里，跟着捞渣那十二岁的小哥文化子下湖割猪菜，回到家就抱着捞渣在门前玩，唱小调儿，嗓门又尖又脆，听着喜人，惹得那些二流子似的小伙站在门前不走了：

“小翠子，唱个‘十二月’！”

鲍彦山家里的便从门里蹦出来，先把二流子们骂退了，再骂小翠子：

“甬唱了，没脸没皮的，唱什么！”说急了，还在她身上拍两下。渐渐的，小翠子便不唱了。嗓门也象暗了似的，哑哑的，连说话都懒得说了。她唱，她不唱，捞渣总和和气气地对着她笑，笑得她也只好笑了。

人人喜欢捞渣，独独鲍五爷见了他就来气。为的是捞渣落地的时候，正是他的社会子咽气。于是他便认定他的社会子是叫捞渣抓了替身。如今他被队里五保起来了，心中却是很不乐意听说这“五保”两个字。“五保户”在人们心目中，就算是“绝户”的代名词了。鲍五爷脾气倔，见不得自己成了大伙的累赘，总到队里争活儿干。队里便给了他些烂草烂绳头，让他搓绳。于是，他每日里就坐在磨房的墙根下，晒着太阳搓绳。

磨房里人不断。小驴蹄子得得打着地；石磨轱辘轱辘地压着石盘；推磨的娘们尖起嗓子吆喝驴；面，沙沙地从筛子上洒下箩。他听着

总觉得心窝里暖哄哄的，不那么寂寥了。

小翠子背着捞渣，一手挎着篮子，一手牵着叫驴，来磨面了。

小叫驴套上了套，戴了眼罩，捞渣被放下了地，坐在太阳下抓石子玩，就在鲍五爷脚边上。鲍五爷斜起眼瞅他，轻轻骂了声：“鬼！”

“鬼”听见了，伸出手拍了一下鲍五爷的大毛窝，笑了。

鲍五爷心里头咯登一下子，觉得那笑模样实在象他社会子，鼻子一酸，叫道：

“你这个鬼也！”

小叫驴得得地围着磨盘转，小翠子轻轻吆喝着：“吁，吁。”

六

鲍秉德家里的又闹了，爬树上梁的，把锅都砸了。几个大男人拉住她，被她拖了几丈远。最后把她四脚朝天翻倒在地，才捆住了。她龇牙咧嘴地吼着，没人声了。

鲍秉德抱着脑袋蹲着。鲍彦山家里的端了一碗稠得能挑上筷子的芋干子稀饭，夹了两张煎饼，给他送去。他不吃，说心里堵得慌。众人们也没得法子，只能陪他叹气。

鲍秉德家里的疯了有八、九年了。她娘家里鲍山那边十里铺的人家，做姑娘时如花似玉。都说鲍秉德交了桃花运，娶了十里铺的一枝花。不料这娘们中看却不中用。来的头年怀了一胎，生下是个死孩子，第二年又是一胎，还是个死孩子，怀了有三四胎，胎胎是死的。暗地里就有人说怪话：兴许是做姑娘时不规矩来着。生下第五个死孩子时，疯了。疯了以后，那怪话才没有了。说疯子的怪话就太不厚道了。

刚疯的那阵子，曾经有人劝过鲍秉德，把她离了，再娶一个。鲍秉德一口回绝：“我不能这么不仁不义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到这份儿上了，我不能不仁不义。”他说不出过多的道理，只是口口声声的“不能不仁不义。”后来，“文疯子”写了一个广播稿，题名大约是